

人民空军成立74周年特别策划

与你一起飞

■徐宇迪

在我记忆里,母亲从不过问父亲的飞行任务。可这回有些奇怪,我居然在家庭微信群里看到了母亲询问父亲的消息:“着陆了吗?”

我看了看时间,已是凌晨,母亲居然还没睡。

以前很多人问过母亲:“爱人飞行时,你担心吗?”她向来回答得很干脆:“有啥可紧张的,我从来不操心。”

这晚,她分明放心不下,一直在等着父亲航讯结束报平安。这是父亲军机飞行生涯的最后一天。到今年第三季度,他已达到所飞机型的最高限制年龄,由此将告别蓝天。

20世纪90年代,母亲从北方来南方面试航空乘,在一座军民两用机场,认识了飞行归来的父亲。婚后,因为我的出生,母亲放弃航空公司委派出国培训的机会,转而从事地面工作,告别了她热爱的蓝天。听父亲讲,母亲曾对他说:“我知道飞行时要心无旁骛,今后家里的事我来操心。你就轻装上阵,就当是我和你一起飞。”

母亲怀我那年夏天,父亲进行飞行训练时,飞机在高空突发机翼起火报

警。飞机一旦高空起火,黄金处置时间只有几分钟。眼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,火警告警灯仍然闪烁,而此时返场着陆还需十几分钟,一切似乎已经无可挽回。

“那几分钟里,除了处置特情,我想的就是你妈和快要出生的你。”父亲多年后回忆。所幸,那架飞机最终伴随闪烁的告警灯平安降落。事后查明,是报警装置某元器件因夏季潮湿短路,导致虚惊一场。

从那件事起,为了不让父亲分心,母亲把所有的担心都藏了起来。但凡有人问起,她总笑着说:“有啥可紧张的,我从来不操心他飞行。”

后来,我也穿上蓝色军装,步入空军方阵,渐渐理解了父母:父亲飞了多久,母亲其实就“飞”了多久。

“我已平安落地,你早点休息。这这么多,你辛苦了。”1个小时后,父亲完成了军旅生涯的最后一次飞行任务,在群里给母亲报平安。

几分钟后,母亲的微信朋友圈更新了动态:“这一刻,老徐平安落地,感觉我的心也平安落地了……”

5月,驻地气温很高。战机喷射出的气流卷起了阵阵热浪。爱人文波将转场执行任务,这一去又是数月。

离别,对我们这些“望天族”来说,十分平常。毕竟雄鹰要成为天空的王者,就必须不断经历历练、战斗。因此,我和文波的爱情和大多数军恋一样,甜蜜常常是“线上”的。

文波并不是一个浪漫的人。可直到现在,我们依旧保留着一个习惯——睡前互道晚安。已不记得恋爱时,我是如何“矫情”地迫使他说出那些肉麻的话。但每晚固定的问候,不经意间成了平淡生活里有灵犀的浪漫,也是无数个他夜间飞行后给我报的“平安”。无论我们身在何处,只要有这句“问候”,心底就格外踏实。

因为选择文波,我选择了一路奔赴。大学毕业后,我离开了东北老家,放

弃了稳定的工作,追随文波的脚步一路南下。后来,我特招入伍成为一名军人。

我最初的工作有一部分包括新闻宣传。有时,我在跑道一端架起镜头拍摄,想到文波的日常训练也是这样,觉得每一架飞机都无比亲切。

文波是我的爱人,也是带我熟悉飞行的“老师”。今年初,我尝试转型新闻宣传工作。一开始,我不懂飞行,看不出门道,很难写好稿。万事开头难,能力不足就靠学习积累。文波叮嘱我,遇到飞

行训练的专业知识,有不懂的就问他。

遇到疑问,趁文波有空,我就打座机请教。每次挂电话,我会说声“谢谢”,引来同事调侃:“跟自己的爱人也要这么客气吗?”我说:“当然了,跟‘老师’请教当然要礼貌。”

我做过文波的“学生”,也当过文波的“老师”。一次,文波受邀到上级机关授课,这让他犯了愁。平时给飞行员讲“专业”,他总能侃侃而谈,可现在换了授课对象,他一时不知从何讲起,于是

向我求助。

“如果你把飞行理论直接搬上讲台,那么大家一定觉得晦涩难懂。要形象生动,由浅入深地讲,效果才好。比如讲飞机性能,可以和其他机型比一比;讲战术战法,用著名战争或者实战演习做案例……”那几天,一有时间我就陪文波反复打磨授课稿。

授课结束,文波的一位“听众”特地给我打来电话:“文波的授课非常精彩,现场反响很热烈。”我也为他感到非常自豪。

回味携手同行的这些年,我想到了沈从文先生的一段文字:“我走过许多地方的路,行过许多地方的桥,看过许多次数的云,喝过许多种类的酒,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”每一次仰望,都承载着我的守候,无论春去秋来,还是朝朝暮暮……

后来,叔叔回家探亲,又将一套65式军装送给了我父亲。父亲立即动手做了一个“衣柜”,小心翼翼将两套军装珍藏起来。

此后,父亲还参加了空军部队的招飞考试,未能通过选拔。尽管他没能穿上属于自己的军装,但几十年来一直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那份信仰与忠诚、责任和担当,刻入了他的骨子里,也播撒进了我的生命里。

我长大后,嫁给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。后来,我也踏上军旅路,成为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的一员。

我清楚地记得,父亲初次见我穿军装时,围着我转了一圈又一圈,还忍不住拍手称赞……轻抚着我的“空军蓝”,他渐渐红了眼眶。我知道,我这身军装,也穿在了他的心上。

“你驾战机飞行时,别忘了下面有个抬头望着你的小老头。”生日那天,父亲收好飞行文化纪念衫,激动地对我丈夫说。

柜子里的军装,见证了我家三代人的军旅荣光,也是父亲梦想的写照。我期待里面珍藏更多军装,期待我们的小家有更多与军营相关的故事发生。

后来,叔叔回家探亲,又将一套65式军装送给了我父亲。父亲立即动手做了一个“衣柜”,小心翼翼将两套军装珍藏起来。

此后,父亲还参加了空军部队的招飞考试,未能通过选拔。尽管他没能穿上属于自己的军装,但几十年来一直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那份信仰与忠诚、责任和担当,刻入了他的骨子里,也播撒进了我的生命里。

我长大后,嫁给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。后来,我也踏上军旅路,成为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的一员。

我清楚地记得,父亲初次见我穿军装时,围着我转了一圈又一圈,还忍不住拍手称赞……轻抚着我的“空军蓝”,他渐渐红了眼眶。我知道,我这身军装,也穿在了他的心上。

“你驾战机飞行时,别忘了下面有个抬头望着你的小老头。”生日那天,父亲收好飞行文化纪念衫,激动地对我丈夫说。

柜子里的军装,见证了我家三代人的军旅荣光,也是父亲梦想的写照。我期待里面珍藏更多军装,期待我们的小家有更多与军营相关的故事发生。

后来,叔叔回家探亲,又将一套65式军装送给了我父亲。父亲立即动手做了一个“衣柜”,小心翼翼将两套军装珍藏起来。

此后,父亲还参加了空军部队的招飞考试,未能通过选拔。尽管他没能穿上属于自己的军装,但几十年来一直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那份信仰与忠诚、责任和担当,刻入了他的骨子里,也播撒进了我的生命里。

我长大后,嫁给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。后来,我也踏上军旅路,成为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的一员。

我清楚地记得,父亲初次见我穿军装时,围着我转了一圈又一圈,还忍不住拍手称赞……轻抚着我的“空军蓝”,他渐渐红了眼眶。我知道,我这身军装,也穿在了他的心上。

“你驾战机飞行时,别忘了下面有个抬头望着你的小老头。”生日那天,父亲收好飞行文化纪念衫,激动地对我丈夫说。

柜子里的军装

■李雅帆

今年夏天,丈夫去某基地进行新机理论改装时,带一件飞行文化纪念衫,作为生日礼物,送给了我父亲。父亲非常欣喜,打开他的“专属衣柜”,把那件飞行文化纪念衫珍藏起来。

父亲从小就有个当兵梦,却遗憾地没有实现。这个“专属衣柜”里,珍藏有爷爷那件洗得发白、打着补丁的老军装,有叔叔那套65式军装,还有我那套“空军蓝”。

爷爷曾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。对敌人的恨、对战友牺牲的痛、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,成为他教育3个子女最常用的“教材”。在爷爷的言传身教下,父亲从小就有个信念:穿上军装,保家卫国。

边境作战期间,父亲和叔叔提出参军上前线。爷爷思考了很久,最终做出决定:“老大,你高三了,先参加高考。”

就这样,父亲继续学业,叔叔奔赴战场。送叔叔去部队那天,爷爷一再嘱咐:“当兵别怕苦,训练别怕累,打仗别怕死。”

为了弥补我父亲的遗憾,爷爷把自己唯一的一套,经历战争洗礼的老军装送给了他。同时,爷爷把他的青春、热血、信仰也“传”给了我父亲。

后来,叔叔回家探亲,又将一套65式军装送给了我父亲。父亲立即动手做了一个“衣柜”,小心翼翼将两套军装珍藏起来。

此后,父亲还参加了空军部队的招飞考试,未能通过选拔。尽管他没能穿上属于自己的军装,但几十年来一直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那份信仰与忠诚、责任和担当,刻入了他的骨子里,也播撒进了我的生命里。

我长大后,嫁给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。后来,我也踏上军旅路,成为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的一员。

我清楚地记得,父亲初次见我穿军装时,围着我转了一圈又一圈,还忍不住拍手称赞……轻抚着我的“空军蓝”,他渐渐红了眼眶。我知道,我这身军装,也穿在了他的心上。

“你驾战机飞行时,别忘了下面有个抬头望着你的小老头。”生日那天,父亲收好飞行文化纪念衫,激动地对我丈夫说。

柜子里的军装,见证了我家三代人的军旅荣光,也是父亲梦想的写照。我期待里面珍藏更多军装,期待我们的小家有更多与军营相关的故事发生。

后来,叔叔回家探亲,又将一套65式军装送给了我父亲。父亲立即动手做了一个“衣柜”,小心翼翼将两套军装珍藏起来。

此后,父亲还参加了空军部队的招飞考试,未能通过选拔。尽管他没能穿上属于自己的军装,但几十年来一直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那份信仰与忠诚、责任和担当,刻入了他的骨子里,也播撒进了我的生命里。

我长大后,嫁给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。后来,我也踏上军旅路,成为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的一员。

我清楚地记得,父亲初次见我穿军装时,围着我转了一圈又一圈,还忍不住拍手称赞……轻抚着我的“空军蓝”,他渐渐红了眼眶。我知道,我这身军装,也穿在了他的心上。

“你驾战机飞行时,别忘了下面有个抬头望着你的小老头。”生日那天,父亲收好飞行文化纪念衫,激动地对我丈夫说。

柜子里的军装,见证了我家三代人的军旅荣光,也是父亲梦想的写照。我期待里面珍藏更多军装,期待我们的小家有更多与军营相关的故事发生。

后来,叔叔回家探亲,又将一套65式军装送给了我父亲。父亲立即动手做了一个“衣柜”,小心翼翼将两套军装珍藏起来。

此后,父亲还参加了空军部队的招飞考试,未能通过选拔。尽管他没能穿上属于自己的军装,但几十年来一直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那份信仰与忠诚、责任和担当,刻入了他的骨子里,也播撒进了我的生命里。

我长大后,嫁给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。后来,我也踏上军旅路,成为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的一员。

我清楚地记得,父亲初次见我穿军装时,围着我转了一圈又一圈,还忍不住拍手称赞……轻抚着我的“空军蓝”,他渐渐红了眼眶。我知道,我这身军装,也穿在了他的心上。

“你驾战机飞行时,别忘了下面有个抬头望着你的小老头。”生日那天,父亲收好飞行文化纪念衫,激动地对我丈夫说。

柜子里的军装,见证了我家三代人的军旅荣光,也是父亲梦想的写照。我期待里面珍藏更多军装,期待我们的小家有更多与军营相关的故事发生。

后来,叔叔回家探亲,又将一套65式军装送给了我父亲。父亲立即动手做了一个“衣柜”,小心翼翼将两套军装珍藏起来。

此后,父亲还参加了空军部队的招飞考试,未能通过选拔。尽管他没能穿上属于自己的军装,但几十年来一直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那份信仰与忠诚、责任和担当,刻入了他的骨子里,也播撒进了我的生命里。

我长大后,嫁给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。后来,我也踏上军旅路,成为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的一员。

我清楚地记得,父亲初次见我穿军装时,围着我转了一圈又一圈,还忍不住拍手称赞……轻抚着我的“空军蓝”,他渐渐红了眼眶。我知道,我这身军装,也穿在了他的心上。

“你驾战机飞行时,别忘了下面有个抬头望着你的小老头。”生日那天,父亲收好飞行文化纪念衫,激动地对我丈夫说。

仰望·守候

■曲笛

我最初的工作有一部分包括新闻宣传。有时,我在跑道一端架起镜头拍摄,想到文波的日常训练也是这样,觉得每一架飞机都无比亲切。

文波是我的爱人,也是带我熟悉飞行的“老师”。今年初,我尝试转型新闻宣传工作。一开始,我不懂飞行,看不出门道,很难写好稿。万事开头难,能力不足就靠学习积累。文波叮嘱我,遇到飞

行训练的专业知识,有不懂的就问他。

遇到疑问,趁文波有空,我就打座机请教。每次挂电话,我会说声“谢谢”,引来同事调侃:“跟自己的爱人也要这么客气吗?”我说:“当然了,跟‘老师’请教当然要礼貌。”

我做过文波的“学生”,也当过文波的“老师”。一次,文波受邀到上级机关授课,这让他犯了愁。平时给飞行员讲“专业”,他总能侃侃而谈,可现在换了授课对象,他一时不知从何讲起,于是

向我求助。

“如果你把飞行理论直接搬上讲台,那么大家一定觉得晦涩难懂。要形象生动,由浅入深地讲,效果才好。比如讲飞机性能,可以和其他机型比一比;讲战术战法,用著名战争或者实战演习做案例……”那几天,一有时间我就陪文波反复打磨授课稿。

授课结束,文波的一位“听众”特地给我打来电话:“文波的授课非常精彩,现场反响很热烈。”我也为他感到非常自豪。

回味携手同行的这些年,我想到了沈从文先生的一段文字:“我走过许多地方的路,行过许多地方的桥,看过许多次数的云,喝过许多种类的酒,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”每一次仰望,都承载着我的守候,无论春去秋来,还是朝朝暮暮……

后来,叔叔回家探亲,又将一套65式军装送给了我父亲。父亲立即动手做了一个“衣柜”,小心翼翼将两套军装珍藏起来。

此后,父亲还参加了空军部队的招飞考试,未能通过选拔。尽管他没能穿上属于自己的军装,但几十年来一直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那份信仰与忠诚、责任和担当,刻入了他的骨子里,也播撒进了我的生命里。

我长大后,嫁给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。后来,我也踏上军旅路,成为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的一员。

我清楚地记得,父亲初次见我穿军装时,围着我转了一圈又一圈,还忍不住拍手称赞……轻抚着我的“空军蓝”,他渐渐红了眼眶。我知道,我这身军装,也穿在了他的心上。

“你驾战机飞行时,别忘了下面有个抬头望着你的小老头。”生日那天,父亲收好飞行文化纪念衫,激动地对我丈夫说。

柜子里的军装,见证了我家三代人的军旅荣光,也是父亲梦想的写照。我期待里面珍藏更多军装,期待我们的小家有更多与军营相关的故事发生。

后来,叔叔回家探亲,又将一套65式军装送给了我父亲。父亲立即动手做了一个“衣柜”,小心翼翼将两套军装珍藏起来。

此后,父亲还参加了空军部队的招飞考试,未能通过选拔。尽管他没能穿上属于自己的军装,但几十年来一直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那份信仰与忠诚、责任和担当,刻入了他的骨子里,也播撒进了我的生命里。

我长大后,嫁给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。后来,我也踏上军旅路,成为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的一员。

我清楚地记得,父亲初次见我穿军装时,围着我转了一圈又一圈,还忍不住拍手称赞……轻抚着我的“空军蓝”,他渐渐红了眼眶。我知道,我这身军装,也穿在了他的心上。

“你驾战机飞行时,别忘了下面有个抬头望着你的小老头。”生日那天,父亲收好飞行文化纪念衫,激动地对我丈夫说。

美丽军嫂

上大学时,我就曾报名参军,但因体检没有通过未能如愿。中文专业研究生毕业后,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某刊物的军事栏目当记者。当时,我们有个专栏叫“基层采风”,记者可以去基层部队采访故事。

有一次,我独自前往某岛上采访。一位宣传干事告诉我,你可以逃离机关近点,条件好点的连队去采访。我笑着说:“要去就去最远的连队,战士们常年驻守在那里都不怕艰苦,我又怕什么呢?”那次,我选择了最偏僻的一座小岛,坐四五个小时轮渡才能抵达。一上船,工作人员就给每个乘客发了2个塑料袋。随着船渐渐开进远海,船舱里的乘客纷纷开始呕吐,我的胃里也翻江倒海,满脑子想的是上船前宣传干事对我说的话:官兵家属每个月上岛,基本都是“吐干净来,吐干净走”,遇上大风大浪,就更遭罪了。可家属们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渡轮,因为海的另一边,有她们的丈夫。那一刻,我对海岛军嫂的执着和奉献,有了更深切的体会。

那次采访,我跟随战士们的脚步,走遍了海岛的角角落落,搜集了许多感人故事。回来后,我写的长篇通讯反响很好,被许多媒体转载。直到现在,我还忘不了那座海岛上清新的海风、官兵热情的笑脸。每次回望这段经历,我的嘴角还是会泛起笑意。

2014年,我回到家乡成了一名电视记者。在家乡电视台,每个同事都是“多面手”,编辑、拍摄、写稿样样精通。习惯了传统媒体的我,一时转变有些困难。但我知道,只要有颗肯学习的心,没有什么学不会的。慢慢地,我也可以独当一面了。

2016年的一个下午,领导把一份道德模范事迹材料放到我的桌上:“你熟悉部队,这个片子交给你吧。”

单位同事都知道,我是个有军营情结的姑娘,这方面的选题总是第一个想到我。我自然乐此不疲。没想到,正是这次采访,让我认识了我的丈夫陈旭。

那次报道的主人公,是个在基层连队奉献了30年的老班长。老班长18岁当兵,从修车到烧锅炉样样精通,是个“老黄牛”一样的人物。陈旭当时是老班长所在部队的宣传干事。初次见面,陈旭的温和礼貌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。可是,老班长却让我犯了愁:他非常朴实,工作勤勤恳恳,但不善言辞,面对镜头紧张得甚至无法正常交流都不会了。报道时间紧迫,怎么办?我和陈旭商量后,敲定了一个拍摄方案:用拍摄纪录片的方式完成,老班长干什么,我们就拍什么,真实记录老班长忙碌的一天。就这样,从锅炉房到修车场,干起活来的老班长忘记了紧张。最终,我和陈旭顺利完成了采访和拍摄。

老班长的故事播出后,感动了很多。9个月后,我和陈旭在战友们的帮

助下,举办了一场兵味十足的婚礼。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老班长当爱情的见证人。事后,大家都津津乐道:“这真是工作爱情双丰收,千里姻缘一线牵啊!”

成为军嫂后,我的创作热情更高了。陈旭和战友们也非常支持我,常常给我分享军营趣事,让我写成一篇篇故事。2019年,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——一位拥军妈妈想给女儿找个“军人女婿”,去部队食堂当社聘服务员,被我写进文章发表在《解放军报》上。作品发表后,很快被其他媒体转载。大家都说,老百姓的拥军热情非常高涨,这是真正的正能量。

婚后,陈旭从宣传干事调整为基层主管。他训练新兵时,组织教育必不可少。为了帮助战士们更好地进行理论学习,我和陈旭经过探讨,决定发挥自己的优势,利用业余时间走进连队,为战士们上教育课。那些我采访过的老兵事迹,成了课堂上的生动素材。大家都开玩笑地叫我“编外指导员”。

2年前,陈旭转业到地方。随着身份的转变,他开始关注退役军人。我发现,原来身边有那么多人都有过当兵经历;有许多退役军人都是非常优秀,他们中有扎根基层默默奉献、带领村民致富的“兵支书”;有带领企业走出国门、走向世界的民营企业家;还有身残志坚、自强不息的伤残军人养殖专业户……我慢慢走近他们,被他们的故事感动着。

一路走来,从学生、记者到军嫂,我发现军人不仅仅是一个身份,更是一种信仰;军装,不仅仅穿在身上,更是穿在心里。只要心中葆有那份对军营的火热,我们与官兵的情感联系一定会越来越深。

父亲从宣传干事调整为基层主管。他训练新兵时,组织教育必不可少。为了帮助战士们更好地进行理论学习,我和陈旭经过探讨,决定发挥自己的优势,利用业余时间走进连队,为战士们上教育课。那些我采访过的老兵事迹,成了课堂上的生动素材。大家都开玩笑地叫我“编外指导员”。

2年前,陈旭转业到地方。随着身份的转变,他开始关注退役军人。我发现,原来身边有那么多人都有过当兵经历;有许多退役军人都是非常优秀,他们中有扎根基层默默奉献、带领村民致富的“兵支书”;有带领企业走出国门、走向世界的民营企业家;还有身残志坚、自强不息的伤残军人养殖专业户……我慢慢走近他们,被他们的故事感动着。

一路走来,从学生、记者到军嫂,我发现军人不仅仅是一个身份,更是一种信仰;军装,不仅仅穿在身上,更是穿在心里。只要心中葆有那份对军营的火热,我们与官兵的情感联系一定会越来越深。

家庭秀

雪山巍峨,连飞鸟都登不上的地方有人,却站成了丰碑
戈壁茫茫,连呼喊都没有回应的地方有人,却立成了雕像
孩子,今天我指给你看的人叫做父亲,也叫做英雄
因为他们坚守的土地叫做家,也叫做祖国的边防

陈赫配文

定格

近日,新疆军区某边防连二级上士屈宏斐的妻子马娟带着女儿来队探亲。图为马娟和女儿来到连队参观时,在照片墙上找到了屈宏斐。

闫勇拍摄

父亲的黄荆条

■刘俊言

那年那时

那天,结束紧张的训练,我和战友漫步在营区后山。走着走着,一股熟悉的清香扑面而来。循味望去,漫山遍野的黄荆树正开着淡紫色的小花,黄荆条随风招展。

我的童年是在山里度过的,一排排低矮的房屋,涂着绿色色彩的土坯墙、清澈的小河、翠绿的芦苇、盛开的野桃花、芳香四溢的槐花、脆甜的榆钱,还有背着竹篓下地干活的母亲、蹲坐在家门口抽烟袋的爷爷,以及在河边一边洗衣、一边嬉笑拉家常的姑姑婶婶,这一切构成了我美好的童年记忆。然而,父亲的身影很少出现,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那不苟言笑的脸庞和手中扬起的黄荆条。

父亲是一名军人,我们父子每年只有在他休探亲假时才能见一面。他每次回家前,我既感到欣喜,又感到忧愁。欣喜的是,他会给我买许多玩具、零食,讲许多军营里发生的故事。忧愁的是,我一年来积攒的“事迹”一定会被他知道。那根高高悬在他手里的黄荆条,令我心惊肉跳。

父亲不在家的日子里,母亲既要照顾爷爷奶奶,还要下地干活,常常无暇顾及我。我和几个年龄相仿的孩子成天奔跑在街头巷尾,趁大人不注意,就溜到村口那条河里洗澡、捉泥鳅。河里是炎炎夏日惬意的去处,也潜藏着一定危险。大人们经常告诫我们不要下河,我们却不以为然。

一天中午,天气十分燥热,我偷偷溜出家门,和朋友们跳进河里畅快享受清凉。嬉笑中,一个伙伴突然双手不停地拍打水面,身体上下翻腾。幸亏另一个伙伴眼疾手快,把他拖上了岸。

回到家,刚刚休假到家的父亲已经

站在了院子里,手里拿着黄荆条。“我三令五申不让你去河里洗澡,为什么还要偷偷去?”我自知理亏,不敢言语。见父亲举起手中的黄荆条,我吓得满院子乱跑,直到奶奶出面才侥幸逃脱惩罚。很久以后,我想起这件事还是心有余悸。

我儿时贪玩,成绩不好。有时,我和同学趁老师不注意,偷偷跑到田里玩。一次,我回到家里,就看到了父亲正在与老师交谈。老师走后,我望着父亲铁青的脸,默默低下了头。

“为什么逃课?”我默不作声,一动不动。“让你学习,是为了让你明白做人的道理,现在就偷奸耍滑,长大指不定成为啥样的人。”说罢,父亲又扬起了手中的黄荆条。

那晚,夜深了,空荡的房间穿过几缕微风。我饥肠辘辘地躺在床上,被黄荆条抽打过的屁股传来丝丝疼痛。门开了,父亲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走进来。他把面放在我床头,又拿来毛巾和药膏敷在我屁股上。“仔,要好好学习。”他把面递过来。我接过面,眼泪不停地往下掉。父亲没有多言,只是静静地看着我。从那天起,我决定改掉贪玩的毛病。

后来,每当我学习懈怠时,父亲的黄荆条好像就在我眼前晃来晃去,他的叮嘱亦在我耳边萦绕:“仔,要好好学习。”我渐渐明白了父亲的苦心。

看着眼前的一簇簇黄荆条,我又想起了儿时父亲教育我的样子。那些童年往事,如今想起来,不免有些好笑。与此同时,父亲的确用他的严厉,让我少走了许多弯路。

我大学毕业后,参军入伍。临行前,父亲红了眼眶,叮嘱道:“要积极适应部队生活环境,尽快实现从大学生向合格军人的转变。”后来,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,我曾打过退堂鼓,但父亲的黄荆条仍不时出现在我眼前,鞭策着我努力前行。



接过老兵的枪

■赵世豪

后只剩下17个人……”爷爷每次说起长津湖,眼里都含着泪光。我知道,他定是想他的战友了。

孟良崮战役中,爷爷是团里的突击队长。他说:“那时候,我背的就是这么一支枪,叫短卡宾。没人考虑立不立功,就是憋着一股劲要把这块骨头啃下来……”我总在想,年轻时的爷爷该是怎样的,一位浑身闪闪发光的军人啊。

那年,我光荣入伍成为武警北京总队一名战士。爷爷逢人就说:“我有接班人了!”离家前,他叮嘱了我很多。总

结下来,要求只有一个——当兵,就要当个好兵!

承载着爷爷的期望,我很快适应了部队生活,因为表现突出,还获得了上级表彰。

2020年10月26日,爷爷病逝了。家人说,爷爷住院后,身体状况一直还好,病逝前4天才突然开始意识模糊,只认识我父亲。对于其他亲人的询问,他的回答都是我的乳名。

爷爷去世前一天,父亲在记事本上记下了这个日子:2020年10月25日,中

家人

爷爷是一名老兵,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。他话不多,但每次说起战斗岁月,就像变了个人。爷爷生前提起最多的是孟良崮战役和长津湖战役,这是刻在他记忆里的两场硬仗。

“当时零下40摄氏度,而且我们饥肠辘辘。我们的一个连阻击阵地,最

